

# 20年文壇常青樹

# 舒婷 特刊 獨行

## 從少女記憶中走來

舒婷，中國女詩人，出生於福建龍海石碼鎮，祖籍泉州，居住於廈門鼓浪嶼。她1979年開始發表詩歌作品，1980年到福建省文聯工作，從事專業寫作。主要著作有詩集《雙桅船》、《會唱歌的鳶尾花》、《始祖鳥》，散文集《心煙》等。

舒婷崛起於20世紀70年代末的中國詩壇，和同代人北島、顧城、梁小斌等以迥異於前人的詩風，掀起了一股「朦朧詩」大潮，《致橡樹》是她的代表作之一。

香港商報記者 李斌 王曉蕾



關於舒婷，記者從來不曾陌生。那句「我如果愛你——絕不像攀緣的凌霄花，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；我如果愛你——絕不學癡情的鳥兒，為綠蔭重複單調的歌曲……」那時候，這樣的詩，像花朵一樣開放在我們的生活中，而花朵般站立其中的那個女詩人，就是舒婷。

無數次想象過，能夠造出這麼美好句子的女人究竟是什麼樣子，這該是多麼遙遠的一個人：她在詩行間仙女般起伏穿行，長衣寬衫，裙裾飄飄。

上月3日-10日，舒婷應邀參加由廣東省旅遊局主辦、本報承辦的「品鑒嶺南——2011中國著名作家廣東行」活動。3日晚，舒婷的飛機晚點半個多小時，在偌大的白雲機場，記者拿著接機牌，卻隨時間

流逝而越發緊張，心裏不停反覆默唸著早已爛熟於心的《致橡樹》，盼望著那個來自少女記憶中的身影。

當她出現在筆者眼前時，一襲優雅長裙，腳著時下最時尚的復古短靴，配上毛茸茸的護腿，一款富有北歐風情的裝飾，加上臉上精緻的妝容，宛若時尚雜誌中的名媛貴婦，風姿綽綽而來，有一刻完全讓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——20年了，時間似乎不會在這位女作家身上留下任何印記，依然如她的詩中文字般纖細，美麗而動人。

相識，如同既定，細膩的嗓音，如彎月般微笑的眼睛，三言兩語的熱情寒暄，霎時讓時空的距離消失無蹤。記者發現，現實中的她，時尚、優雅、幽默、活潑，還帶著少女的俏皮。

眼前的舒婷，不是一位名人，不是一位詩人，她就是一個愛美的女性。女人相見，不必刻意尋找話題，一款香水、一種化妝品、一條裙子、一雙短靴，都可以滔滔不絕。舒婷會誨人不倦地告訴你，化妝品的用法步驟與衣服的最佳搭配。她還告訴你，短靴上毛茸

茸的護腿靴套是自己設計，請保姆縫製。她還親自縫製了好幾雙，送給自己的朋友。

舒婷說，南方女人就是要愛美，天氣再冷，也要穿裙子。「我去北方開會，實在無法接受北方人包粽般的裝扮。」她還打趣說，著名作家莫言在北京室內暖氣十足的環境下，也將自己包得嚴嚴實實，與身著短袖毛衣配上絲綢圍巾的她相鄰而坐，簡直就是兩個季節。

隨後幾天，與舒婷相處，發現她最富標誌性的典型形象：時尚的穿著，精緻的化妝，千變萬化的髮型更應和出萬種的風情。回到現實世界，她不再把自己釘在詩歌的十字架上。她會上網，玩的是iPad2。她懂得如何保持身材，早上從不吃早餐，愛喝咖啡。她在年輕人面前一點也不落伍。也許，回到家，搖身一變，她可能又穿著居家便服出現在鼓浪嶼富有詩意的彎曲小巷中，隨意向路過的阿婆阿媽揚手打招呼。左鄰右舍不覺得她是名人，她丈夫不覺得她是名人，她兒子不覺得她是名人，連保姆也不覺得她是名人。



## 人淡如菊 低調近乎苛刻

舒婷來了，這本身就是一條新聞。身為媒體人，自然希望能夠說服近10年都拒絕接受採訪的舒婷破一次例。但她閃著無辜卻誠懇的眼神告訴記者，她從不接受媒體採訪已是圈內外皆知，不知拒絕了多少海內外媒體，不能因為本報的特殊而不公於其他媒體。拒絕，沒有太多的理由，但舒婷卻不介意記者以個人的視角對她進行描述，她似不經意又似認真地反覆叮囑，別把她寫歪了。

「品鑒嶺南——2011中國著名作家廣東行」本身是一次採風活動。記者發現，無論穿行於城市或親近山水的過程中，舒婷都自然灑脫盡顯真性情。她活潑，她熱情，在一行男作家的人群中，如一抹燦爛奔放的紅色，時刻聚焦著眾人的眼。著名作家張煒說，走到哪兒都能見到舒婷。但凡作家們聚會，只要時間允許，她都喜歡來湊熱鬧，有她在的地方，也總少不了趣味。然而一旦在聚光燈下，她立刻收斂了光芒，安靜地端坐，有時又刻意閃避著，讓身為活動主辦方的我們跑前跑後，時刻謹防她在途中掉隊。

她的低調，幾乎到了苛刻的地步。她不喜歡別人給她拍照，也不喜歡別人為她畫像，看到記者之前蒐集她的資料在網上找到的圖片，她甚至有些懊惱。舒婷認為，女人都有肖像權，沒有經過自己認同的圖像，不願意展露於公眾面前。



「品鑒嶺南」採風行中揮毫，字跡俊秀。

## 不願留在老橡樹蔭下

「天下誰人不識君」。《致橡樹》可謂家喻戶曉，但舒婷卻最怕別人提起這首詩，或許是因為她希望呈現自己的多方多面，比如她的時尚、她的堅韌，並不僅僅僅由一「詩」而蔽之。

每個人都喜歡追求美好的事物，而舒婷對於美的追求可稱得上「執著」，筆下的字字珠璣，言行的舉一動一，都盡求完美。她不願拍照，也許是因為景色不夠吸引。不願提其詩集，也許是胡誦者均不能達成其意境，別人眼中的特立獨行，也許只是她對心中美好概念的另一番詮釋。或許如她所言，大部分人並不真正了解她的作品。

舒婷的詩一共面世百餘首，算不上特別高產的詩人。迄今為止，她的散文集卻有十多冊，版本與字數遠超詩歌總量。余光中將詩人「業餘」所作的散文，戲稱為「左手的掌紋」。許多詩人的散文總寫得風韻萬千，然而讀者們總是孜孜地對他們的詩人身份念念不忘。像舒婷，雖然20年來散文作品遠超過詩歌，可是幾乎所有讀者還都將她的名字等同於《致橡樹》。「很多人一見到我，就說：舒婷，你是我的偶像，我很喜歡你的作品。一張口，我知道除了《致橡樹》還是《致橡樹》。」舒婷說這番話時，似乎有著某種無奈與倔強。她常開玩笑說：「由於詩，我被當成一種專門分泌糖漿的植物。在那棵老橡樹的蔭影下，好多年來我都覺得呼吸困難。」

## 她的幽默直指人心

比之於其他女作家，舒婷還有一個鮮明而可愛的特點。縱觀現代的女作家，從蕭紅、盧隱到現在的池莉、鐵凝，抑或是台灣的席慕蓉、張曉風，她們的作品總是娓娓綿綿，如同出自她們巧手的織錦，柔婉細膩者多，談諧風趣者少。記者發現舒婷的文章裏總是非常幽默，惹人捧腹。

舒婷的幽默是溫潤的，善意的。她時常挖苦自己，例如賣老，她要求採風團裏的男作家們都叫她外婆。當畢飛宇當真喚她外婆時，她又笑得腰肢搖曳。採風期間的小聚，她談論的往往是自己零零碎碎的生活。在她的範圍內，什麼都可以

用來调侃，而且經她之口，事情都變得有趣起來。生活絕不會缺少趣味，往往缺少的是充滿快樂的心靈。

而在其他作家眼中，舒婷的話語是柔軟犀利，直指人心，據說這一點在「圈內」都很出眾。社會的話病，人性的羸弱，她往往一針見血地提出，不留情面。人們送給她一個綽號：「鐵嘴」——妙語連珠，四座皆服。這時候的舒婷，與應對媒體時的沉默真是判若兩人了，思維活躍，反應神速，快樂無邊。

## 家鄉情懷總是詩

舒婷的生活態度如同她的作品一樣，充滿著詩情畫意。一個安靜的上午，一杯自磨的咖啡，對於她而言，便可稱為滿足。她說，很喜歡這種靜思與回味的狀態，在平凡生活的細節中體會真諦。

除了咖啡，舒婷對家鄉的美食小吃也有著獨特的情懷。在深圳大鵬所城街邊，看到有小商販售賣小食，她便買了3個艾粿給張煒、譚談和曾振楠。她說這是南方特色，一定要嚐一嚐。她還向記者們介紹廈門的艾粿、鼓浪嶼的餡餅及魚丸等，如數家珍。

確實，舒婷時時刻刻都心懷家鄉，在觀瀾版畫村，一株三角梅花開正豔，她特意在花下多拍了幾張照片。因為，三角梅是廈門的市花，她家裏就種植了十幾個品種。每一情每一景，都能讓舒婷的思緒聯想到家鄉。

鄉。深圳大芬村的油畫製作，所城宅院的木製大門，甚至路邊一閃而過的廣告牌，都勾起藏在她內心的濃濃鄉情，都能化為其筆下打動人心的美好詩句。舒婷說：「我個人深信，地緣對於作家的影響與生俱來，不容否認。好像一處胎記，不管別人能不能看得見，自己不是經常伸手去確定，它終生都在自己的身上。」

舒婷的創作生命是與鼓浪嶼分不開的。這個突兀海中的美麗小島，就在福建廈門。到過那裏的朋友，總是感慨：「這樣的地方就應該出詩人。」

鼓浪嶼，因為生活著一個女作家，而顯出別樣的姿色。三角梅縱情地盛開，鳳凰樹婀娜地成長，花朵中、樹蔭下，舒婷的靈感如海潮般翻湧……



《致橡樹》的意境，至今仍為世人詮釋。